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六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端平元年甲午

鄭清之獨相

是年詔復濟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僑常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贈號慧靜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〇王應麟曰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啟其末聯云孤忠未泯

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顧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德秀上丞相書曰某至愚極陋所取材比嘗除書擢在常
伯之列退揆駑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族駕之心則已飛馳
於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前如
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情故樂效涓
塵之益爾今既未獲遂前而聞審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
愚管不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自故相顓柄以來天下大勢
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
大丞相為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
發乾剛首付魁柄凡百施為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薄海

內外驩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相於此
責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日用正人開言路
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
以為誠卒是道而不變則元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媿而
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昨嘗奏記欲大丞相堅守
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為謬矣
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殆初所行皆出實意非
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
所用者正人則憸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譏謗不得以
敲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

此則所當豫察耳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為開導而彊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怨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若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況辯論似爭爭則有不協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為國也邪人之爭以為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偽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

真偽不分而嫉疾之可乎今雖未可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長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傳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君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鋤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

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驟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為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檢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泄漏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人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為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常通無壅則內而彊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為大丞相患謀者姑以近

事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言欲修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憣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邪況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親賢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托不然則自毀其心腹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自利耳豈為國家計為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閩陬去闕庭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四月辛卯薛極致仕

加少保和國公五月庚子加少師乙巳卒○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嘉定間難虜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三策為言者謂和為上策守為中策戰為下策是時何榘侍郎專主和議會入朝時四明袁燮侍郎與胡公廷爭專主戰守議仍以笏擊胡公額遂下侍從臺諫集議後袁君以此辭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以送袁君曰天眷頻年惜掛冠誰令今日遠長安輿籓莫遂諸生願祖帳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因害稼彈烏何事卻驚鸞韓非老子還同傳憑仗時人品藻看今江東倉使狀元公甫即其子也白獺髓

六月戊寅喬行簡除知樞密院事

是年金亡時議收復三京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今則外郡之新券

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忽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剗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名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慽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受其將校臨陣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

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嘗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嘗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凛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强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剿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人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

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
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
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按納降附即
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
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
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
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
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
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為則無
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四方方已先

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未可然道里遼遠寧免之絶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說不果從

曾從龍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士除

鄭性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大中大夫兼侍讀除

性之字信之初名士誠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敷文

閣待制知建寧府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開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責何以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知自知矣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復何傷彼雖營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陳貴誼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月丙戌陳貴誼致仕癸巳卒

特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端平二年乙未

鄭清之喬行簡並相

三月乙巳真德秀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除

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進士第

真德秀會試於行都祈夢於吳山梓潼廟題其鼓曰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我來一扣五湖四海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及第

授南劍州判官

謝林侍郎薦舉啓云伏以月評甚下愧南州名士之稱霞奏忽騰辱西清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趨品璽為當世之覩瞻凡其汲引人物之間必要深為風俗之應呂正獻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道退日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于以抑篇濟之習庶幾得真實之材比年以來斯道文喪舉孝虞而奪貴成之命差請揭之文馳見相君而婦舍人之門曾尊趨之莫恥其式猶嚴於出處退然不急於知間非以昧狂微世而招充則以說激近名而頹唱人材地陋上亂推韻伊砭挽回流弊之源莫若浮弊康隅之採使之持身

坐於去壁則其衛國隱若全湯諒非我公誹識此意伏念某
目知甚審所抉大迂乎成升名似木志十祿仕半生志願端
不在於控肥顧常安窮道之大其敢旨清華之夢閒門讀青
史方知涵養之功伍煩本君候肯事彌繡之態徴磐世不知
而何損推能賢見遇以為榮猥霑一字之褒虞趙千全之重
兹蓋業官祇忠目許真通不回柏臺彈忝之公若判白罪荷
業論思之益如柄丹青屬紓文二組以為州適春人一書而
萬士不緣造請首及鶴單孔承相思人之知于今後見耗獻
于唯善所在顧我何堪業敢不敢珮朱知瞽堅桑向雖樂賢
本於祇國初非種桃李之私然盡節所以酬恩向益勵松鈞
之全臺外史曰林付郎不知為誹查宋史林大中字和叔
操永康人為殿中侍御文入忝富辨別君子小人又勉戶
部馬大同及大理少御宋之端俱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
收史部侍郎辭不拜乃與大同之端俱與郡式即此林郎侍
耶宋史儒林傳中有林光朝亦為侍郎然與
啟中柏臺之語又不相合枯義之以侯知看
科入閩帥幕召為大學正
復中博學宏詞
謝丞相啟伏以燈大十年未窮告
學緣緣一札遂列儒官恩大人
扶清貴垂竊以勝庠之地風化所關藝祖筆基聿興文治尚
里我進垂侯舊規皆富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

豈育材道士姑棠蒲飾之空文蓋狀世導民中有維詩之深
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見興獨惟學含之官不責濟書之事
謀廢道諠若七歲月可空之功植立絅常實為風俗無窮之
鄆攷凡列屬之倫重材之厥成規串束縉紳之清望取其卑
行問招嚴六於洗民苟非其之昌稱蘇選如業者自知甚審
所秩大廷雖能從先生長者人祥亦補識往行前言之略而
檢身律已未立志塊於宮庭之雕章徒以自悲於肝賢郎
惠修名之不期初何柴望之球可刖又馳羽徹之書願焉周
乜維之于但之退屏侶江海敢萌蝦敢意起升侯圓林之鴻
鵠忽廾西拒預詔俾橫東序之典況夫官以正名賦非他化
豈第循故事難司辭譽之盟之經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俯
慙不貌續恐旅勝蘇蓋恭遇要日縱建遂圖博收犀采摺學
狙豆不學軍之惟中生無應業官才然用樂石兼用青梁蓋
治道有相責塵其攻於經武務之之際不志崇化屬賢之規
肆及做跌亦餘清列業敢不整戊所職益勵咸修敢古訓於
各涌见弦之願揮僕學作恪勤於月書李攻之外莫答殊
松筆筆自味嘉定元年為太學博士上殿奏劉曰臣竊惟權
卷卷周先
臣聞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丿下為之肝食焦勞

者二年于茲矣天啟釁謀迄殄亢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陛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嫚則為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於歸明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以過以樂天保民為

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窺吾之情而滋慢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仇讐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宴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竟能伸其志於吳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恐國以為仇讐之役而非用權以蘄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暮棄謀臣之言

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己而
不加兵冀其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以是六國之地卒
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
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
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
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
為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向有可思
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
必吾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
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昧然易視矣誠使剛健

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彊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文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吏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傍惶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

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微賤乍對清光輒竭罷罷之思惟陛下財擇又奏伏覩慶元以來柄臣擅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閑博大養士氣以廉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

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媿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人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詖膚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于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亂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之所不貸也保固寵回以為心腹擠抑賢雋甚於仇讐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

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潔已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道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搧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循默謹畏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不情以頑鈍無耻為得策北代之舉社稷安危所繫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皁隸稍援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弦更張初之臣謂當先破向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

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召試學士院改秘書

省正字兼檢討玉牒

謝丞相啟上翰林主人之對修貢易言

陪瀛洲學士之班遜塵華遲拜恩寵甚

拊己畢然稿以聖朝重英後之儲冊存草圖書之富匪獨養

具資望蓋將光乃見閣使旁役傳驗優洋文史之清庶潛者

嘿觀唐礱器贊之美顧作人之有道始與天而同功救沚義

院盛於一時而豐芑向遺於數世大者光明魁壘足以巽邦

家以馬情重端長可以善風俗深嗟流辭清異前規青林之

意眺以具文尨職其問指為借遐至有身屋儒館心別駑於

高華名在書林于井覿於學闇郵習相仍而弗悟情涂沿是

以反校力回此風政頼今日不有魁奇之彥執堪采擇之公

如業者莫頒不靈觚苦自奮荃服師資之訓祖知學問之方

述歲升名似未忘於進取于生志碩端不在於經肥偶然班

行生靡凛柄驕宗股學七補斷文博士泰官何禪木議雖本

為貧而浸仕未書柱道以求仲明然謀恩陽交清貫念昔原

身於場屋益思鈗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築之藏徒日發

董子下惟之憤今將倚伴東觀淩歷西崑閱河圖寶訓人問

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傳之秘刊訂譌謬咀含英華
庶幾因文字以觀聖賢之則心夫貴假稱煤以為嵩貴之張
本昔揚之及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竟述之在集賢
亦四十年而後本求致能發揮大與堤堰方未此前修之所
已行而小于之所願學道成微志有積洪私益草冢遇業官
直道不回狐忠自許觚非學枉已去橐朝之四山汲引衆髮
宗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待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蓋塵得
以神支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何業敢不跨唐新功曷擇
舊業丹鉛事點勤可不彈是正之勞全石無
緇疇向允寺初終之節過此以注不知所云
二年還秘書郎
入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蝗蝻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
教授學士院權直
辭狀云竊惟翰林之置官假自開元之定
剌雖興司內命號為供奉之兩班然遠選
內庭或以鑒學而允選於皇孝祖參酌有虞肇新北門杆直
之名以庶來觀論聞之彥惟材是用爭職之拘然自禮熙以
來詎令餘幾十哉迺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三入豐謂至雖
詎容程畀翔皇工率新于萬化願王言契播十四方咨封
論潤色之英大閣溫摩坦明之制伏念臣早緣千祿魁學為
大僅知場屋劃襲之功馬識朝廷嚴重之體瑣從碑水入黜

道山老歲月於槧鉛猶慙無補鼓風雨於詔令敢謂能勝偶
係直之麈員俾掄材而承乏身雖甚寵譴有當辭昔在厚陵
深嘉蘇軾欲從古實職真業林觀時宰臣啟奏之言嵩侯入
望饜之後況某不能為役敢望徽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
寢已行之誤涯嗜可用之實能名器不以假人九叶一時之
公論文章足以舉國漸還三代之適風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伏候指擇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間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
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鋭又為國史工奏曰
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明詔亟諭其請蓋將勒成
一大典以示方來非小補也臣以非材備數文館玉牒會要皆
預討論敢緣所職妄有陳述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者
聞甲寅之秋舉履大位蓋出於先皇付託之誠憲聖擁佑之
力而大臣實奉行之授受之間粲然明白秉史筆者固宜鋪

張其實以詒萬世而臣伏覩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侂冑
之意而誣大其欺天罔人莫此為甚昔紹聖中姦臣用事被
宣仁以奪謫之誣加蔡確以定策之名顛倒是非終危宗社
今陛下躬膺祖宗神器之重而簡册所記顧歸功一憒憒之
小臣傳之萬里河以為法況凡受恩之人豈無報復之念倘
不亟加辨正異時或得藉口以逞其私紹聖崇寧之禍可鑒
也臣側聞嘉定元年二月議臣有請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
後至開禧三年以前史院文字并日歷時政記凡涉誣罔悉
行改正陛下既俞之矣歷時寖久必已成書臣願特降睿旨
命國史實錄院具所修事節上之朝廷看詳允當即頒下玉

牒會要所參照重行修纂上以光聖朝撰述之美下以杜姦
竇窺窬之漸天下幸甚臣又聞熙寧中王珪建言國朝會要
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然止修至慶歷三年又當時
亟欲成書及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載頗多吏
文恐不足行遠乞自慶歷四年以後續修其舊書因而略加
增損庶成一代之典制可其奏迨書成自建隆迄元豐僅三
百卷紀載最為有法後莫能及臣伏觀皇帝備要自紹熙末
至嘉泰初才八年耳而為卷已百五十殆欲廣其部帙之過
觀珪所修臣寮論奏止撮其要今或全篇紀錄一字靡遺至
於文移行遣語涉俚近者亦或未遑刪潤臣恐觀於傳遠如

珪所慮也又嘉泰二年以來凡八載矣朝廷行事可紀甚衆必俟有旨進修然後併及編摩倉猝欲速寧無苟簡曷若從容纂次之爲得臣願特降睿旨命提舉大臣申飭其屬其未進者亟加修纂已進者稍加損益如神祖可王珪之奏庶幾清朝鉅典煥然一新臣之所陳若緩實切且皆職守所在故敢不避煩黷冒昧以聞四年遷著作佐郎上奏曰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憂變者也女真盛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

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黏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濆
茹毛飲血雲合烏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
當今數十年泰奢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韃靼小夷
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日之亡遼
而今之韃靼即鄉之女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
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
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畔
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
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
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冀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

之士思欲一洗久矣而議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闇者敗於権
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
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有曰無敵國外患者國常
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
不敢康之心迨夫聘頫交馳邊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
患萬一北虜遂亡莫或余毒工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在不
敵而在我矣此臣之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
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
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富戒張覺內附之可懲
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

非易事此臣之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弱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實獲其利矣拓跋氏河南之釁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綱紀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猜民猶懼不足況欲來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

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
之故而謂讐恥可忘勿謂視陰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
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
斂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
器當修無日不討于廷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慹
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
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五年還軍器少監升權直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七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二

鄭清之獨相

嘉定六年德秀遷起居舍人辭狀云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遠選端良實在左右採帆執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胥是任者不其重與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餐扞禁林首尾四年汎無云補循名責實擯斥所宜遠貴謀恩擢典記注維昔元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粹受顧如庸陋迺可冒居況今賢俊滿布周行論德校能最在人後伏念朝廷特賜數奏俾業姑仍舊步這道詞情擇名儒以玷螭陛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直前奏劄曰

臣竊惟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邊面控連要者近則兩淮荊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實東南之首荊襄其吭而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來經理淮襄廟堂益有成算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屬長安百二之勢天下有變則豪傑之所必爭今虜為韃靼所乘悉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虛萬一靈夏伺隙而長驅盜賊乘時而竊據卯峽汧隴遂為戰場虎鬭于垣而主人得安枕以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遂諸鎮人物相望足副倚畀然蓄材待用寧過于有餘毋失之不足臣觀寶元慶歷間西事既興一時名臣往往多在邊境陝西關帥則就命

韓琦延安關帥則訖用仲淹無事機蹉跌之虞有威信相孚之素者蓋須蓄人材之效也今自東南持麾節以往者選用不為不精以臣觀之平居暇日拊摩民瘼區處吏事政自有餘而威名智略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倣先朝西鄙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總饋権牧之官轉漕刑獄之任非精明魁壘可以折衝禦侮者不在茲選其罷軟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暇之餘而拔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為急臣妄言有罪惟陛下赦之又秦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

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臣君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蕆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使金道聞其國有難而遂言於上曰臣等非材蒙陛下擢將使指修聘鄰邦適當朔庭雲擾之秋不克以成禮歸奏臣久駐淮壖日聆邊報或云韃靼之衆已臨燕山或謂西夏之兵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志復父仇興縞素之師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危

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勤聖慮者敢因賜對
而輒陳其愚臣聞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
狄雖危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
拓跋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
之朝而蓋疆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
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景侯內附適足以兆蕭梁之釁
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故有幸不幸哉蓋宣光政修而
晉梁之政失也今胡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然臣等竊觀事
勢竊以為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遺孽與興之
狂虜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之民扶攜老稚結筏欲渡

者日以百數雖邊臣謹守疆場拒卻使還然蝟集而南者其勢未已益其仍歲薦饑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苟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而納之則未易處若一切拒絕彼或萌等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羣行之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舊酋之子改元僭號於山東比者圍攻海州距吾並邊財數十舍倘其經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因而撫柔向易為力萬一外夷得志必欲滅完顏之宗干戈相尋為力弗敵兀犇豕突迫吾邊垂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宣和中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蓋雖均為戎狄然

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勢必不支萬一遂能奄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卻之則怨接之則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蹤之計何所不為設或肆谿壑之要求吾以待女真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舊事可為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為者二曰內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然未至豫言固嘗為虛若其已至又無所及況積薪欲然之勢日長不已者乎而封疆捍圉之臣往往內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曰吾將以鎮

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安若其未然
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害就若圖倉猝之深憂
夫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荊襄爲根本紹興中李綱
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疆兵重鎮盡在淮襄雖曹魏
之雄苻石拓跋之衆卒不能一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
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兩
淮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
城壘如閒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
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營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
言政今日所宜用也臣等聞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經

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湫滲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疆忍亡吳兒驕脆之氣迨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歎曰此天賜[illegible]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疆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弗之惜田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警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為足恃還猶咽喉見搤於人而欲與之角藩墻扃鐍為盜所有如欲保室奧之安亡是理也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

曰臣等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挌充自封選懦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亡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近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十里脉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既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顓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財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五勒以軍法不待糧餽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為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女真

興難粗相持蓋非一日戰鬭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谷忠之歸紀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推之亡可概見臣等比至維揚首聞虜巢推陷之報質諸戎帥亦復謂然迨次條問其說又異夫敵國存亡豈非細事風傳不一迺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何及昔中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礫故敵人深謀秘計靡不預知取勝之術大抵由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願任遣間之責事之驗否特[illegible]勸懲庶幾責事必聞而間事必責此亟當為者二也臣等區區本乞奇策獨念將命之初違去殿陛蒙陛下溫顏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

罄竭愚忠期報萬一惟聖明財察時丈彌遠以方爵祿靡天

下士德秀慨然謂劉愉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

謝表云爾螭夫峙久站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劉部假中秘塵

儒之寵為外臺將官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陽臣某中謝之

念臣材非通用幸有從辰屬漢庭吏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伏

選全紫夜直承密命者六朔玉陛晨趨對清光者再捻凡吮

墨濡材之任皆振纓峨弁其閒利貴既稀所應侵錄於彌列

主思毫報寀志春懸於木朝如規閒喜懼之年當謹人子靖

溫之木報援公補等翰林之請庶冒濤岳奉版興之荻分太

守之職日殯成命出少府之節遂幾珠恩懷章而過里門闕

宿而符封部敬卜利中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轄傳初馳苑脫

爭規臨朝廷所以輒柱下之吏皆聖王將以惠江左之民因

傳采謂風謠頻究知具疾苦以垂懿之家書閭追需之目以

屢豐於歲而多流從之人官無足証之儔而里有難年之往

後文移星大不勝胥吏之誅求之訴丘山半為賦租之墳重

興言及此勿救可手楓擇朝廷之咨趣兼體公私之緩急賦

難遷者盡先捐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祛民間之蠹竊自
豈其綿薄恐終負於選掄茲益恭遇皇帝陛下洪造曲成大
明博照念臣志存將母使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顧稍
覲其政事隸加遷職乃畀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為阜財之方
以撫民為撫親之本輸將所仰愧初無撥　東盜起朝廷猶與
概算之能撙節是先唯敬佩玉音之訓
全通聘德秀奏曰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
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實
有辜今將以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
臣竊聞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
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
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
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

物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救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圖亟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意鄉則國勢日消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

詩以為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望上召兵而户内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為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隋不可伐宫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者文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既難其人皆有意見小異則已成紛鑿論議小激則日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遷就不以招麾為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

令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拘愛憎則鼎呂之執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富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令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泰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

秀之歎此檜之罪所謂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狼闞於中原狐狸嘷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顓行實政百司庶府翕然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整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眂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

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寧熙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富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欵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為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光嘗議使民耕墾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願以廣謀從衆為得都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廣從而南渡又過吾國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擇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狐

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為心大臣以武侯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羣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御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紓戚乎向者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劾來上頗多中以深文使追褫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向隅惟新之望薦紳之論嘖不齊咨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爭利

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唯器與名當靳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缺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徵文雖懲僞所以別眞而矯枉亦過矣直今邊堠孔棘正宰寵武勇之秋臣謂荊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爲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爲憂急於汰遣方其例予縻錢

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偷快一時貲用既空搏手亡聚強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爲姦懦者丐乞道涂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放死緩則要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寘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濟弭姦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振恤失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蠲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絕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掁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數閱資糧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障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還畔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禮竊聞疆吏使之塞責至

以鋒鏑驅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念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湼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衆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祗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鸇獺也其忍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

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降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眾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凋瘵教閱弛廢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繪圖畫冊徒視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浪之技倘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招斂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

於斧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爲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
朝苞苴之路絶而别通交絶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
廉潔之譽倘非博采衆言精加甄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
昔李綱建議以爲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爲家計夫荆襄
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
鹽筴而淮有瀕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埜之
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鬬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
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輩得而用力之本以務農教民以習
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爲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
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來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

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闕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
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
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
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
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
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
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浙江震矣淮西要害在
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疏薄地則
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
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稽

有它便可由而吾之廬和高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湯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都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郡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宮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從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

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將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擾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

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
未嘗無姦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
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啟桀心竊是時也不知
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
一而蒙蔽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
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恐張
皇遂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聖
明之朝可不鑒此臣本迂踈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
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
聖明財察帝納之遂罷金歲幣